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五

洗兵馬

公自註收京後作○乾元二年春
自東都回華州以後所作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

一葉過胡危命在破竹中祗殘鄴城不日得獨

任朔方無限功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餒肉蒲

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

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悲壯少及成王功大

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

書氣與秋天香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

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

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鶴駕通宵鳳輦備

鷄鳴問寢龍樓曉不如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
正耐煙花繞有氣象有風韻

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侯王汝等豈知

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事外句外
常有餘力關中既留

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江海客身

長九尺鬚眉蒼微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

策良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寸地

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

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

撰河清頌每有風韻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

春種淇上健兒歸莫懶城南思婦愁多夢安得

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此詩對律甚嚴
而春容醞藉

趙曰山東乃河北也祿山及先陷河北諸郡至
肅宗復兩京進收山東以建中興之業卞園曰

唐都長安自太行以東皆山東也夢弼曰夜報
本作夕奏荆公定作夜報洙曰詩誰謂河廣一

書抗之晉杜預傳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
之後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矣希曰河廣指河
北衛州時子儀破賊十萬於衛州獲安慶緒弟
慶和鄴城乃相州時安慶緒據相州王師圍之
未下夢弼曰自陳濤斜之敗帝唯倚朔方軍為
根本時朔方節度使乃郭子儀也趙曰汗血馬
出大宛國沈曰張耳傳如以肉餒虎何益夢弼
曰時回紇送兵五千助帝討賊及師還帝就蒲
萄宮宴勞之前漢匈奴傳元帝元壽中單于來
朝舍之于上林蒲萄宮長安志有東西蒲萄園
洙曰莊子廣成子在崆峒山黃帝順下風膝行
進而問道夢弼曰海謂山來岱謂河北崆峒山
在西仙仗謂玄宗儀仗詩意謂雖真肅宗已清
海岱而常思玄宗避賊幸蜀之際也鮑曰收復
京師以廣平王俶為元帥後封楚王又徙封成
王夢弼曰郭相子儀也司徒李光弼也尚書王

思禮也時子儀為中書令光弼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思禮遷兵部尚書當收復京師元帥為中
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為後軍李光弼為河東節
度使詔以兵赴靈武步輔曰昔張翰見秋風起
思吳中蓴菜羹鱸魚膾命駕東歸趙曰曹孟德
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技可依夢
弼曰謝希逸宣貴妃詠收華紫禁李善註王者
之宮象紫微故謂宮中為紫禁魯曰劉向列仙
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七
月七日於緱氏山頭乘白鶴舉手謝時人而去
故後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宮曰白鶴禁趙曰
文王為世子鷄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
曰今日安否何如夢弼曰漢成帝為太子元帝
常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張宴註門
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之為名也陳后山曰
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儲后魯哲在獨出龍樓

而問豎入虎關而齒胄註龍樓太子門名也洙
曰揚子攀龍鱗附鳳翼夢弼曰京師既平以蕭
華留守故比之蕭何復以張鎬為幕府參謀故
比之子房也漢高祖紀二曰運籌帷幄之下決
勝千里之外吾不知子房慎國家撫百姓給餽
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東坡志林老杜云張
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
嵩薦之云用之為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叟耳
夢弼曰張鎬儀狀瓌偉性簡重好王霸大略始
擢為拾遺房瑄罷鎬遂為相蔡寬夫詩話老杜
云老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微起適
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說者以為張公鎬
也鎬雖史稱有王霸大略然當為相收復兩京
時不聞別有奇功但有策史思明然以范陽歸
順為偽知許叔冀臨難必變二事耳然當時亦
不果用也豈史氏或有遺耶夢弼曰青袍白馬

更何有言祿山之亂已也矣後漢今周喜再昌
諷肅宗如漢光武周宣二之中興也南史侯景
傳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涇陽之
敗景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讖庾信哀江南
賦青袍如草白馬如練顏延年歌巨地稱皇罄
天作主月毳來賓日際奉土帝王世紀西王母
慕舜之德來獻白環洙曰丘希範書白環西獻
梯父東來禮運山出器車註器車謂若銀甕丹
甌夢弼曰顧野王瑞應圖王者宴不及醉刑罰
中人不可為非則銀甕出四皓紫芝歌註見前歐
陽公曰朱文帝王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瑞
鮑照作河清頌趙曰此紀實事也至德二年七
月黃河三十里清如井水四日而變蓋收京之
祥也希曰按史乾元二年春旱故有田家望望
惜雨乾之句洙曰布穀乃鳴鳩催耕之鳥也晁
曰時思明餘黨未殄衛相等州尚留兵也故有

淇上健兒之句夢弼曰城南謂長安之城南也
東山詩序二章言室家之望女也詩婦嘆于室
後漢李尤歌安得壯士翻日車後梁沈約詩安
得壯士馳奔波劉向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
以大兩散宜生諫曰此非妖歟王曰非也天洗
兵也○先生嘗手寫此詩改抵殘作惟殘啞峒
作空

觀兵

鶴曰去年八月命朔方節度郭子儀
會九節度師討安慶緒於鄴城有觀
安西兵赴關中待命詩至是年三月鄴城
師潰此詩當作於未潰之前

北庭送壯士貔虎數尤多精銳舊無敵邊隅今

若何妖氛擁白馬元帥待彫戈有風莫守鄴城下

斬鯨遼海波

夢弼曰北庭謂回紇也時送兵
助討賊書如虎如貔妖氛指

吐蕃特乘隙為亂也南史侯景乘白馬青絲為
鬘以應識元帥謂廣王傲待彫戈謂待天子

賜以彫戈而後往征也趙曰古鼎銘云王命虎
臣賜汝和鸞黼黻彫戈鄴城指相州海鯨喻吐

蕃公謂鄴城可綏圖當以討吐蕃為急也鶴曰
吐蕃自至德初陷威戎神威等軍石堡石谷等

城二載又陷西平乾元初又陷河源其侵陵之
氣方張故公欲先以討吐蕃為事也

不歸

鶴曰按唐志瀛州為河間郡屬河北
當祿山自范陽反河北諸郡望風无

解公之後弟死於城中至此已經三年公
有感而作此詩

河間尚征伐汝骨在空城從弟人皆有終身恨

不平數金隣俊邁總角愛聰明面上三年土春

風草又生

夢弼曰數金謂從弟幼時識錢數也數所具切詩總角草考註聚爾聲也

獨立

鶴曰時公遲回於華州賦此

空外一鷲鳥河間雙白鷗飄飄搏擊便容易往

來遊草露亦多濕蛛絲仍未收

此必有幽人受禍而羅織仍未

已者如太白鄭度輩人

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

所思

公自註得台州鄭司戶消息趙曰度以祿山之汚貶台州司戶

鄭老身仍竄台州信始傳為農山澗曲卧病海

雲邊世已踈儒素人猶乞酒錢徒勞望牛斗無

計斲龍泉

洙曰公嘗贈度詩云賴得蘇司業時時乞酒錢乞音氣夢弼曰晉張華傳

吳未滅時斗牛之間嘗有紫氣華開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要煥登樓仰觀門曰在豫章豐城

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依獄屋基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口龍泉一曰太阿今公

取以喻處之賤古州如劍之埋於土但遠望其有衝斗之氣無計出之也按台州屬兵吳乃牛

斗之分野也斲珠玉切搗也

不見

公自註近無李白消息鶴曰公自開元中與白同遊齊充問至乾元初白

流夜郎致有此作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

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

白好歸來。

趙曰：箕子被髮佯狂，按唐史白以永王璘之累，流夜郎，會赦放還，潯陽坐

事下獄，此世人欲殺之證也。脩可曰：范舊正李白新墓碑云：白之先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

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匡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讀書臺，尚存其宅。江清，廬鄉，後廢為僧房。

號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此言匡山乃彰明之大匡山，非潯陽廬江郡之匡廬山也。鶴曰：按李

白詩，有望廬山五老詩云：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又望廬山瀑布詩云：遙看瀑布掛前川，白性喜名山，飄然有物外志。以廬

軍圖經云：李白性喜名山，飄然有物外志。以廬

車水石佳處，遂往遊焉。至五老峯，愛其險峭奇

勝，曰：天下之壯觀也。下築於此，吾將老焉。今峯

下有書臺，舊基白後北歸，猶不忍去，乃指廬山

曰：與君再會，不敢寒盟。丹崖綠壑，神其鑒之。又

曰：送姪嵩遊廬山序云：慙未歸於名山，然則匡

山指潯陽匡廬山而言，亦未必不是。元和丁酉

白樂天有祭匡山文。

新安吏

公自註：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

府。又按九域志云：縣有二鄉，王深父云：時

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圍安慶緒於鄴，師

潰于城下，諸節度各還本鎮。子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此詩蓋哀出兵之役，師曰：從新安吏以下，至無家別，蓋紀當時鄴師之敗，朝廷調諸郡兵益急，雖次丁盡行秦之

請成無
以加此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仃。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收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况乃王師順。撫

養甚分明。送行無泣血。僕射如父兄。

涉曰伶仃。無成單孤。

貌伶音零。傳晉丁切。夢弼曰。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此言子儀退軍脩備也。就糧言就賊之糧。故壘即舊壘。祿山之壘。言雖少糧於敵。亦不深入。但近故壘而已。練卒謂訓練其卒。舊京即東都。時子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鄭口僕射郭子儀也。趙使曰。至德二載。子儀授左僕射。冬拜司徒。乾元初。進中書令。而此詩猶云僕射者。蓋功賞著於僕射時。言者不移其初也。

石壕吏

夢弼曰。石壕屬外川。宜併縣。即漢鵠縣地。昔北狄侵太王于此築

城。壕以禦之。因名石壕。下園曰石壕。陝東城也。其地在新安西。即石峭也。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

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
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
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
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
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

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希曰時鄴城師潰子儀以朔方

軍新河陽橋保東京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子儀在河陽將謀城守人又驚奔諸將繼至衆及數萬議還東京退保蒲陝都虞侯張濟曰蒲陝存飢不如守河陽子儀從之用濟後所部兵

築面北兩城而守之

新婚別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
路傍結髮為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別無
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
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
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死生地沉痛迫中腸
誓欲隨君往形勢反蒼黃為新婚念努力事

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又

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仰視百鳥

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曲折詳至

綖纒九七轉微顯條達○洙曰詩葛與文蘿施于松栢毛傳葛寄生也蘿兔絲松蘿也陸機草

木疏兔絲連草上生其色黃赤今藥中兔絲子是也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古詩云與君為

新婚兔絲附女蘿趙曰今公詩意謂兔絲常附松栢而乃附蓬麻為不得其所矣洙曰蘇武詩

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夢弼曰文子墨無黥突孔無暖席又淮南子云墨子無暖席希曰守

遺赴河陽註詳見前詩夢弼曰璋姑之夫也婦人嫁三月告廟上墳始謂之成婚禮既明白

然後稱姑嫜正名也今嫁未成婚而別故曰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此姑嫜字新出也夢符

曰前漢廣川王去為幸姬陶望卿作歌曰昔尊章燦以忽顏註尊章言舅姑也洙曰生女有所

歸蓋婦人謂嫁曰歸也夢弼曰孫武兵善置之死地而後生鮑照詩生軀陷死地洙曰北山移

文蒼黃反覆蒼舒曰漢李陵與單于戰陵曰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

軍出恃阨東羣盜妻徙邊者隨軍為空妻婦人匿軍中陵搜得皆斬之鄭曰襦沙朱切短衣也

夢弼曰左傳施氏婦曰烏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趙曰宋玉風賦迴穴錯迕註錯雜交迕也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

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
悲骨髓乾。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卧路
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
必不歸。還聞勸加飡。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
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
盛端。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歎。萬國盡征戍。烽
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為樂
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日長

安地有杏園土門云京城七十里時史思明殺
安反諸自立為帝土門杏園皆嚴備以待故公
謂其下比凡節度之師潰於鄴城也鷓三土門
與杏園俱在長安按舊史志土門縣舊屬宜州
後廢宜又改為美原屬京兆杏園如史稱乾元
元年十月郭子儀引兵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
者是也至如史稱哥舒翰至土門軍入洛邁疾
及李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此
在河北鎮州常山郡獲鹿縣有土門關即舊序
陘關是也公詩多用土門名雖同而地異當以
詩意詳之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尚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

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歸
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經歷多矣無如此語

之在目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

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獨

荷鋤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雖

後本州後內顧無所携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

迷家鄉既盪盡遠近理亦齊寫至此亦無復徐恨此其泣鬼神者

米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

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為夢弼曰安史之亂自天寶十四

年始鶴曰賤子因陣敗謂當時鄴城之師潰也

夢弼曰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言成卒歸不

雖聞巷蕭條然人情之於鄉猶鳥之戀故衣

不以窮棲而為辭也辭與整同戰鼓也鶴曰五

年委溝谿殆謂天寶十四載祿山反時調役到

今乾元元年是為五年矣

夏日歎

鷄曰按史是年三月丁亥以早降死罪流以下舊史云四月癸亥以

又早徙市
雩祭祈雨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牙光徹厚地鬱蒸何
由開上蒼父無雷無乃號令乖兩降不濡物良

田起黃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涯萬人尚流

冗舉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盡作虎與豺浩蕩

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飡我心殊未諧

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夢弼曰夏日出長正東北也中街黃道之

所經也趙曰楚辭陽杲杲其朱光夢弼曰萬人尚流兀兀散也先武詔曰流九道路朕甚愍之

和帝遣使分行貧民粟實沛元洙曰當祿山反首陷河北諸郡祿山為涼陽節度使幽州薊門

即危陽郡是其節度之地也師曰太宗貞觀初輔相得房杜王魏之賢以致太平公蓋傷今思

古

夏夜歡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飄吹

我裳昊天出華月茂林延踈光仲夏苦夜短開

軒納微涼虛明見纖毫羽虫亦飛揚物情無巨

細自適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

一洗濯執熱互相望竟夕擊刀斗喧聲連萬方

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北城悲笳發鶴鶴號

且翔况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洙曰漢李廣傳註刁斗以銅作

難受一畫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鷓曰
通鑑云至德二載四月郭子儀軍屯潘西與安
守志戰敗後府庫無積蓄朝廷專以官爵賞功
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應募入軍
者一切衣紫焉魯曰張茂先詩煩促每有餘陶
潛誅簡棄煩促蘇子卿詩長歌正激烈

立秋後題

鶴曰按公傳為華州司功屬關
輔飢棄官去客秦州是詩欲棄
官時作也○乾元二年秋七月棄官之秦
州以後所作

日月不相饒節叙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已

如客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

名何事拘形役鶴曰是年公四十八今云半百
舉成數而言也洙曰陶淵明歸

去來辭既自以心為
形役奚惆悵而獨悲

赤谷西崦人家

崦衣檢切師曰按地理志
秦州有崦嵫山在赤谷之
西昔曹操與劉備戰于此谷川水為之丹
因號曰赤谷公棄官之秦州宿于赤谷西

崦人家因
有此作

躋險不自安出郊已清目溪迴日氣暖逕轉山

田熟鳥雀依茅茨藩籬帶松菊如行武陵暮欲

問桃源宿

洙曰晉陶淵明桃花源記晉大康中
武陵人捕魚沿溪而行忽逢桃花夾
岸人異之復行窮林見一山便從山口入上
地廣邑屋連接黃髮垂髻怡然自樂見漁人

乃一篇問所從來邀還家設酒食自云先世避秦之下此不知有漢無論晉魏也漁人數日辭去即出迷不復得路

昔遊

鶴曰按此詩殆是記昔時遊齊宋間事而詩末云胡為客閑塞道意久衰

薄乃之秦州時作也

昔謁華蓋君綠袍崑玉脚人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暮升良岑頂巾几猶未却弟子四五人入來淚俱落余時遊名山發軔在遠壑良覲違夙願含凄向寥廓林昏罷幽磬竟夜伏石閣王喬

下天壇微月映皓鶴晨溪嚮虛駛歸徑行已昨豈辭青鞋胝悵望金七藥東蒙赴舊隱尚憶同志樂伏事董先生於今獨蕭索胡為客閑塞道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雖悲髮鬢變未憂筋力弱杖藜望清秋有興入廬霍

夢弼曰華蓋山

在伊洛間神仙傳昔周王子喬養道于華蓋山後昇仙號華蓋君天降玉棺于堂上喬遂沐浴其中由是尸解又漢方術傳王喬有神術嘗為華令後天降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大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

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集君
祠或云即古仙人王子喬又劉向列仙傳王子
喬有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
道二宇丘公接二嵩山後告桓良曰告我家七
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至山頂舉手
謝時人而去朱曰良岑東北之岑也離騷朝發
軻於蒼梧謝靈運詩引領冀良覲駛疾也奚士
切又疏吏切朕足病也張尼切莊子手足胼胝
夢弼曰東蒙魯地山名按公有寄元逸人詩故
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董先生謂董
京感即衡陽董鍊師也行吟常宿白社之中乞
市肆得碎繒結以自覆焉漢武帝曰吾得如黃
帝乘妻如脫屣耳又費長房棄妻子從壺公晉
葛洪求女漏令以鍊丹砂髮真忍切密也一作
髮變鬢詩鬢髮如雲謝元暉詩有情知望鄉誰
能鬢不變希曰廬山在九江霍山在衡陽介雅

霍山為南岳又
云衡山又名霍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

草木閨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

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壻輕薄

兒新人美如玉閑中冷語無不可感此豈初意與題事哉合昏尚知

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

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迴牽蘿補茅屋

似悲似訴自古自誓矜持慷慨脩摘花不挿髮

潔端麗畫所不能如論所不能及

來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竹字字矜

歎練畫不容盡。洙曰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代不獨立詩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夢弼曰石

季倫王昭君詞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配焉閔中即長安謂經祿山之亂也洙

曰沈休文詩長安輕薄兒占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定功曰本草云合歡即夜合也人家

多植庭除問一名合昏陳燕器云其葉至昏即合故曰合昏天竟曰周處風上配云合昏槿也

孝祥曰陸倕刻漏銘曰合昏暮捲莫茨朝開趙雀豹古今註鴛鴦鳥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

得其一一思而死故謂之雁鳥洙曰東方朔傳董偃母以賁珠為事詩終相來練不盈一物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公自註虔時坐汙

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

失路便不堪昔如水上鷗今如置中鬼性命由他

人悲辛但狂顧山鬼獨一脚蝮蛇長如樹呼號

傍孤城歲月誰與度從來禦魑魅多為才名誤

夫子嵇阮流更被時俗惡海隅微小吏眼暗髮

垂素黃帽映青袍非供折腰具平生一杯酒見

我故人遇相望無所成乾坤莽迴互師曰天台

山在台

三江一錢塘二揚子三吳松希曰山海經云岷
山南江所出峽山中江所出岷山北江所出東
注大江公時在秦故言天台隔三江也夢弼曰
且子斜切鬼畧也希曰鮑照詩昔如韞上鷹今
如檻中猿公蓋用其律洙曰博物志一足曰夔
題題也夢符曰屈原九歌有山鬼夢弼曰蝮音
覆大蛇也山海經蝮蛇色如綬文大者百餘斤
左傳舜流四凶投諸四裔以禦魑魅魍魎山林
異氣所生為入害者夢弼曰按公集有贈虔詩
云才名四十年今其遭貶豈非為才名所誤乎
洙曰嵇阮晉嵇康阮籍也嵇康書云阮嗣宗為
禮法之士所繩故疾之為讐夢弼曰海隅微小
吏蓋台州在海之隅司戶乃小吏矣師曰黃帽
乃竹籜冠也洙曰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
縣吏白應東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
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夢弼曰平生一杯酒見

遣興五首

我故人遇豈變為人放蕩性頗嗜酒按公集有
贈虔醉時歌云得感即相覓沽酒不復疑是也
螯龍三冬卧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猶
視今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壠底松用
舍在所尋大哉霜雪幹歲久為枯林十字反覆

前意○夢弼曰晉嵇康傳康字叔夜嘗著養生
論鍾會以舊憾言於又帝曰嵇康卧龍也不可
起公無憂天下鬱以康為慮且因讚康欲助母
丘儉帝遂之刑於東市蜀志諸葛亮傳亮字孔
明躬耕龍畝徐庶言於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
也將軍宜枉駕觀之先主遂詣凡三往乃先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

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林茂鳥有歸水

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

洙曰後漢逸民傳龐

公者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也妻相敬又實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

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二暮而得栖黿鼉穴於

深淵之下夕而得宿夫取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冬得其栖而已因釋耕於隴上而妻子耘

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良苦居試畝而下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

危今獨遺之以安誰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共妻孥登鹿門山採藥不返

秦曰襄陽記云鹿門山舊名蘇嶺山襄陽侯習都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道口俗因謂之鹿

明廟又以名其山焉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

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

其掛懷抱

夢弼曰按陶淵明集有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

總不好緜筆阿舒年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

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盃中物又有命子詩云夙興夜寐願爾斯才尔之不

才亦已焉哉趙曰公因陶潛而有所悟故於此詩非直詆陶也陶集中如楚詞詩夏日長抱飢

寒夜無被眠飲酒詩顏淵故為仁長飢至于老
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是豈亦不謂之枯槁
乎山谷曰觀淵明責子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
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
歎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遣興詩蓋子美嘗用
於三川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徃徃
譏議宗文宗武失學公故寄之淵明以解嘲耳
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不領便以為譏病
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歸
故鄉爽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宇江

海日清涼

洙曰唐賀知章字季真越州人性曠
夷善談說陸象先曰季真清談風流

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開元間遷禮部侍郎
兼集賢學士一日併謝宰相嘗稱曰賀公兩命
之榮足為光寵晚節尤誕放自號四明狂客為
秘書外監天寶初夢游帝居寤乃請為道上還
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賜鏡湖一曲夢弼
曰世說劉真長見王丞相既出人問見王公云
何答曰未見它異唯聞作吾語耳孝祥曰語林
真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洙曰
晉王徽之為桓冲參軍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
日又比當相料里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
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夢弼曰山陰
越州也在會稽之北故名

吾憐孟浩然短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徃徃凌

鮑謝清江空舊魚春雨餘甘蔗

春雨餘甘
蔗近補

每望

東南雲令人能悲叱

鶴曰唐舊史孟浩然襄陽人隱鹿門山以詩自適年

四十遊京師應進士不第張九齡署為從事與之唱和不顯達而卒按賦詩何必多徃徃凌鮑謝乃浩然詩也公就舉之魯嘗曰浩然岷潭詩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搓頭編王士源為浩然詩集序曰灌園執圃以泉高公又舉此以想其魚釣灌蕪之舊處也夢弼曰浩然襄陽人襄陽在秦州之東南公寓秦州故望東南之雲而悲叱耳趙曰南史范華在獄中為士題扇曰即長夜之悠悠夢弼曰鮑謂明遠謝謂三謝乃玄揮靈運惠連也叱陟駕切叱怒也正作叱

遣興二首

天用莫如龍有時繫扶桑頓轡海徒涌神人身

更長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吞聲勿復道真

宰意茫茫

夢弼曰漢志天用莫如龍池用莫如馬易乾卦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十洲

記扶桑在碧海中兩枝同根更相依倚故曰扶桑楚詞劉向九歎維六龍於扶桑曹植詩日不我與思仰六龍之首頓義和之轡

地用莫如馬無良復誰記此日千里鳴追風可

君意君看溼漉種態與駑駘異不雜蹄齧間道

遙有能事

易乾卦牝馬地類行也無疆良謂良馬也崔駰古今註始皇有馬曰追風

漢書馬生溼漉水中

秦州雜詩二十首

郡屬隴右道又州託云

前臨湖水夏不溢冬不縮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
遲回度隴怯浩蕩及

關愁只竹及水落魚龍夜
山空鳥鼠秋西征問

烽火心折此淹留九迴不知高幾百丈望秦川

長安如帶洙曰秦有魚龍川鳥鼠谷鳥鼠即禹貢鳥鼠同穴之地沈曰水經註一水發源天水

龍水又上下通謂之魚龍川東坡曰倦遊錄云

隴州地名魚龍出石魚掘地破石得之多鱗鱗之形鱗鬣皆具一如描畫魚龍右之陂澤也豈

非魚鰲其中山額塞以上疑為石迹留形迹耶希曰爾雅釋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鄭曰

禹貢註鳥鼠共為雄雌同穴而禹夢弼曰西征問烽火謂吐蕃之亂也洙曰別心折首驚

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苔蘚山門古丹青野

殿空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可言雲逐風不

不須如此評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一作城守

北寺傳是一作勝跡先生定州與傳是三字殊

曰後漢魏囂據隴西天水郡今城北寺即囂囂

故居也囂五高切夢弼曰後漢志隴西郡首陽

山渭水所出趙使曰寺枕秦山下接渭水渭水東流長安

州圖領同谷驛道出流沙降虜兼千帳居人有

萬家馬驕朱汗落胡舞白題斜年少臨洮子西

來亦自誇

鶴曰秦州都督府督天水隴西同谷一郡故云領同谷圖謂區志也流沙

亦書所謂西被于流沙唐使者使吐蕃過鄯州之西赤嶺分界牌即經莫離那錄驛又至衆龍驛劉驛凌驛之類其名非一近贊普牙帳曰勃

合驪故曰驛道夢弼曰唐吐蕃貴人處于大毡帳正異曰馬驕朱汗落胡舞白題斜朱汗已見

他詩舊作珠乃漢文也白題從一作西漢云斬白題符亭義與雕題同正又作埽非也符曰

按南史燕子野傳時西北遠遼句白題八頁莫知所出子野曰漢顏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報

慶註云白題胡名也題者額也其俗以白塗額

其額也洙曰洮州為臨洮郡亦隸隴右鶴曰隴

洮人勇勁可備守禦如通鑑載大曆間李抱玉

使守軍都將臨洮李晟擊吐蕃晟將千人出夫震關至臨洮屠定秦堡是也

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

殷字切近悲壯

少題殷上聲猶隱也

風散入雲悲抱葉寒蟬靜歸山獨鳥

真賦鼓角景句

遲萬方聲一槩吾道竟何之

南史宜天馬由來萬匹強浮雲連障沒秋草徧

山長聞說真龍種仍殘老驕驕哀鳴思戰鬪迴

立向蒼蒼

趙曰漢書張騫使西域初天子發易卜之曰神馬當從西北事騫還得鳥

孫馬名曰天馬左傳唐成公如若有兩驢驢馬
唐人語以餘為殘今公益言仍餘驢驢而不
用也鶴曰秦州有馬池源出蟠冢山又開山
云隴西神馬山有泉乃龍馬所生此篇公或
北而賦也希曰或云真龍種喻元帥廣平王
也老驢驢公自喻也

城上胡笳奏山邊漢節歸防河赴滄海奉詔發

金徽士苦形骸黑林踈鳥獸稀那堪往來成恨

鮮鄴城圍恨復以我鮮圍也鶴曰滄海本號渤海也郡去海為近滄舒曰按續唐通

典羅摩州有金徽肆振武軍趙曰此言防河之
二目金徽而發也洙曰鄴城時為史思討所據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無風雲出塞妙處與目得之

不夜月臨關屬國歸何晚樓蘭斬未還煙塵一

長望衰颯正摧顏今首可觀○趙曰今秦州有無風塞不夜城乃後人因社

評而為之名也邵氏開見錄無風塞不夜城西
夏有其地王韶經略西邊親至其處或曰不夜

蓋月如晝也田曰齊地記齊有不夜城蓋古者
有日夜中照於東境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為名

洙曰漢蘇武使匈奴歸拜為典屬國傳介子傳
先是龜茲樓蘭嘗殺使者介子持節至樓蘭刺

樓蘭王持首還詔封介子為義陽侯

聞道尋源使從天此路回牽牛去幾許宛馬至

今來無緊要有風刊○一望幽燕隔何時郡國

開謂不得東征健兒盡羌笛暮吹哀傳騫使西

域窮河源夢弼曰荆楚歲時記武帝令張騫使

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女藏於室

丈夫牽牛飲河問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

夢弼曰漢書張騫使西域言大宛多善馬武帝

求馬於宛不肯與乃以李廣利伐宛宛遂出其

馬朱曰時安史之亂幽燕諸郡未平也鶴曰天

寶十四載冬京師召募十萬號天武健兒時祿

山反兵藉少故也

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叢管玉低地碧高柳半

天青稠疊多幽事喧呼閱使星此語可媿當路

老夫如有此不異在郊垆夢弼曰後漢李邵善

微服單行觀保風謠使者當到益部投郵候舍

時夏夕露坐邵因仰觀問二君發京師時寧知

朝廷遣使耶二人驚問何以知之邵指星示云

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洙曰晉天文志

雲氣接崑崙涔涔塞雨繁羌童看渭水使客向

河源煙火軍中幕牛羊嶺上村所居秋草靜正

閉小蓬門鶴曰尔雅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黃鵠翅垂雨蒼鷹飢

啄泥薊門誰自北漢將獨征西不意書生耳臨

衰獻鼓鞞

夢弼曰幽州薊門時為史思明所據誰自北言收復者誰也或曰言無人

北還也鮑照有出自北門行云募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傷征西指富

時討吐蕃也漢岑彭為征西將軍

山頭南郭寺水號北流泉老樹空庭得

妙在清寫影

渠一邑傳

傳者所在皆此泉也

秋花危石底晚景卧鍾邊

俛仰悲身世溪風為颯然

夢弼曰秦州記天水縣界無山有水

北流入長道縣界

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家對門藤蓋瓦映竹水

穿沙瘦地翻宜粟陽坡可種瓜船人相近報但

恐失桃花

一樣事寫得流麗○趙僕曰秦州枕生麓地曰東柯谷曰西枝村公姪佐

先卜築東柯谷集中有佐還東柯谷詩及有西枝村宿賈公上室詩天水園經載秦州隴城縣有村工部故居及工部姪佐草堂在東柯谷之南麥積山瑞應寺上夢弼曰未旬借用桃源事或引二月桃花水誤矣

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父不見福地語

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

老白雲邊

九十九泉此名十九隨意仿佛記其一二○鮑曰按唐志成州同谷縣有

仇池與秦池接壤，東坡曰：趙德麟曰：仇池小有洞天，之附庸也。王仲至謂余曰：吾嘗奉使至仇池，有九十九泉，而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洙曰：世傳仇池有地穴，通小有洞中，出神魚，食之者，仙師曰：未旬公有卜居之意也。

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塞門風落木，客舍雨

連山。對得阮籍行多興，龐公隱不還。東柯遂踈

嬾，休鑷鬢毛班。夢弼曰：晉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動哭而返。

後漢龐德公登鹿門山採藥不返，東柯見前詩註。

東柯好崖谷，不與衆峯群。落日邀雙鳥，急歸何足道，有

此好語晴天卷片雲，野人吟險絕。水竹會平分，採

藥吾將老，童兒未遣聞。夢弼曰：水竹會平分，謂谷中之人以竹筒引水。

邊秋陰易夕，不復辨晨光。簷雨亂淋慢，山雲低

度墻。鸚鵡窺淺井，蚯蚓上深堂。車馬何蕭索，門

前百草長。

地僻秋將盡，山高客未歸。塞雲多斷續，邊日少

光輝。警急烽常報，傳聞檄屢飛。西戎外甥國，何

得近天威。客或作夜鶴，曰：漢書註：邊方備胡寇，夜然火以相告，曰：烽師曰：說文：檄以

木簡為書長尺二以徵軍也若有急則挿以鷄羽謂之羽檄蒼舒曰按唐書貞觀間以文成公主景龍間以金城公主下嫁吐蕃乾元初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回紇又按贊普遣名悉臘奉表言甥先帝舅顯親也又贊普曰我與唐舅甥國也

鳳林戈未息魚海路常難候火雲峯峻懸軍幕

井乾風連西極動此動字與星臨萬戶動相近星動較奇月過北庭

寒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鶴曰唐志河州有鳳林縣北有鳳林

閑步弼曰魚海縣名郭子儀取魚海五縣是也

洙曰候火言午候烽燧之火也懸軍如鄧文伐蜀懸軍深入夢符曰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今軍井註罷軍穿井井成挈壺縣其上令軍中士

泉皆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

井趙曰易井收勿幕註井口曰收勿幕則勿遮

幕之彥輔曰李廣為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魯曰漢高祖築壇拜韓信為大將軍

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晒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藏書聞為穴讀記憶仇池為報鴛行舊鷓

鷓在一枝趙曰唐堯謂肅宗野老公自謂也逸曰君自聖則忠謹不聞公微言以託

諷也涿曰李令伯陳情表內無應門五尺之童

夢弼曰括畧去會稽山有石穴委曲黃帝藏書於此高得之又吳越春秋禹藏書所故謂之禹穴也仇池記云仇池百頃周四千四百步

東西二門上則岡阜低昂泉流交灌趙曰鴛行指當日同在禁省之輩莊子鷓鷓巢林一枝

野望

清秋望不極，迤迤起魯陰。遠水兼天淨，

此畫似可百里

孤城隱霧

風更落山迥，日初沉獨鶴歸。

何晚昏鴉已

必有來處是好

天河

常時任顯晦，秋至最分明。縱被微雲掩，終能永

夜清

甚切忠愛

含星動雙闕，伴月落邊城。牛女年年

度，何曾風浪生。

句意澤澤稱題。趙曰：齊諧記：排陽滅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

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弟曰：織女何事度河？荅曰：織女暫詣牽牛。

東樓

萬里流沙道，征西過此門。但添新戰骨，不返舊

征魂。樓角凌風迥，城陰帶水昏。傳聲看驛使，送

節向河源。

鶴曰：流沙在西之極，乃吐蕃所居之域。趙曰：征西及言西行之人也。時遣

使與吐蕃和好，故未句借張騫奉使尋河源事。

山寺

夢弼曰：按天谷，圍經隴城縣東柯谷之南。麥積山有瑞應寺，山形如積麥

佛龕，剝石閣道，紫旋上下千餘尺。山下水縱橫可涉，又玉堂閑話隴城縣東柯僧院。

甚有幽致高樓可以眺遠虛窓可以來風
遊人如市也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麝香眠石竹鸚鵡啄

金桃不論如何亂水通人過懸崖置屋牢上方

重閣晚百里見纖毫夢弼曰麝香小鳥隴西人謂之麝香鶴或云鹿也石

竹繡竹花也僧舍多種之鶴曰按禰衡鸚鵡賦命虞人於隴坻又按公秦州詩也下有隴俗輕

鸚鵡之句則知鸚鵡隴右所產也金桃色如杏七八月熟片力曰尔雅釋水正絕流曰乱書乱

于河詩涉渭為乱

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鶴曰阮隱居名

隱者柴門內畦蔬遠舍秋盈筐承露薤不待致

書求東比青芻色圓齊玉筋頭衰年閑鬲冷味

暖併無憂夢弼曰陶隱居本草云薤性温補

從人覓小胡孫許寄

人說南州路山後樹樹懸舉家聞若效為寄小

如拳預晒愁胡面初調見馬鞭許求聰慧者童

稚捧應癩此等甚無取者亦在卷中計必未嘗選未嘗遺也趙曰晉傳玄鷹賦狀

如愁胡復齋漫錄云詩題是胡孫而首句以山猿為詞何耶

番劍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

光芒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風塵苦未息持

汝奉明王趙曰晉張華與雷煥共尋天文見斗牛間常有紫氣煥曰寶劍之精二徹

於天耳即補煥為豐城令掘縣獄基得雙劍留

一自佩送一與華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其子持

銅餅

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餅未失水百丈有

哀音側想美人意應悲寒甃沉蛟龍半缺落猶

得折黃金八句意正員○夢弼曰風俗通甃聚磚脩井也甃側救切未可謂井中或

得斷釵遺珥如蛟龍之狀者

寓目

一縣蒲萄熟秋山苜蓿多二物皆遠致今溢於中國寓目喟然至羌

女胡兒者矣 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輕烽燧

胡兒制駱駝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洙曰西域人好

飲蒲萄酒馬食苜蓿二師代宛將種歸中國沈曰永徽圖經曰蒲萄生隴西五原墩煌山谷今

處處有之趙曰邊方燃火曰烽舉煙曰燧蓋寇
至以相告也山谷曰制讀為掣同俗音作徹耳

即事

趙曰回紇助討祿山收長安有功請
婚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可汗死公

主以無子得還鶴曰公主自回紇歸乃是
年八月也

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却非人憐漢公主生得渡

河歸秋思拋雲髻腰支賸寶衣

腰支語不典豈
所以賦漢公主

者群凶猶索戰回首意多違

鶴曰花門謂回紇
也註詳見前夢弼

曰時曰紇為史朝義誘之而為寇故云回首意
多違也

歸燕

不獨避霜雪其如儔侶稀四時無失序八月自

知歸春色豈相訪衆雛還識機故巢倘未毀會

傍主人飛

促織

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夜

相親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悲絲與急管感

激異天真

結得洒落
更自可悲

螢火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
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
零何處歸

蒹葭

摧折不自守

便

秋風吹若何暫時花載雪幾處

葉沉波體弱春苗早叢長夜露多江湖後搖落
亦恐歲蹉跎

苦竹

冥亦自守軟弱強扶未苦夏虫避叢卑春
鳥疑墜曾不重剪伐似無辭幸近幽人屋霜
根結在茲

日暮

日落風亦起城頭烏尾訛黃雲高未動白水已
揚波羌婦語還哭胡兒行且歌將軍別上馬夜

出擁彫戈

脩可曰漢桓帝持京師童謡云城上
烏尾畢逋后山曰訛言搖動也夢

弼曰毛萇詩
傳訛動也

夕烽

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塞上傳光小雲邊落

點殘照秦通警急過隴自艱難聞道蓬萊殿千

門立馬看

夢弼曰唐六典唐鑾成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每

夜放煙一煙

謂之平安火鶴曰烽有報平

如哥舒翰潼關之敗翰下來告急上遣李

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惟是也

秋笛

清商欲盡奏

笛外

奏苦

露衣它日傷心極

人相逢恐恨過故作發聲微不見秋雲

動悲風稍稍飛

擣衣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况經長

別心寧辭擣衣倦一寄寒用盡閨中力君

聽空外音

此晚唐極力外邊城也蔡邕上一云秦築長城漢起

塞垣所以別內外置殊俗

月夜憶舍弟

鶴曰時公之三弟在河南齊許二州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鴈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

鄉明戍戍語弟皆分散無家同死生寄書長

不空兵

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霑襟血梳頭滿

面絲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衰疾那能久應

無見汝期

夢李白二首

趙曰白坐永王璘事當誅郭子儀請解官贖罪詔長流夜

郎會赦還潯陽復坐事下獄潯陽郡公江

州屬江南道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使其死耶當不復矣

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

我長相憶恐非平生竟路遠不可測竟來楓林

青稟返關塞黑今君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

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偶然實境水深波浪闊無

便蛟龍得珠曰楚辭湛湛江水兮上有楓宋玉

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具光序輔曰西清詩話云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

或以為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或以為謫仙人其
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其風貌者多
矣亦間於丹青見之俱不若少陵云落月滿屋
梁猶疑照顏色熱味之百世之下想見風采此
與李太白
傳神詩也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
此兩詩起語三夜頓

夢君情親見君意
人情鬼語告歸常局促苦道

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

苦負平生志
夢中賓主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顛

顛
語出情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

名寂寞身後事
結極慘黯情至語塞○長篇中

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老子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晉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持一杯酒阮籍詩千秋百歲後榮名安所之

遣興三首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

我前朽骨穴蝼蟻又為蔓草纏故老行嘆息今

人尚開邊漢虜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頗

將三軍同晏眠
脩可曰莊子在上為鳥鳶食在下為蝼蟻食洙曰江淹恨賦蔓

草索哥拱木歛竟夢弼曰史記廉頗者趙之良將也。○本一作廉取將先生云只合作頗取字

無謂

高秋登寒山南望馬邑州降虜東擊胡壯健盡

不留穹廬莽牢落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路願

聞甲兵休鄴中事反覆死人積如丘諸將已茅

土載驅誰與謀鶴曰按唐州羈糜州內有馬邑州在秦成二州山谷間洙曰降

東都漢書匈奴傳註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然

故曰穹廬趙曰特兩京雖收復安慶緒據鄴城王師圍之未幾師潰

見為貢註

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早耕田秋雨足禾黍已

映道春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門士勿

悲尚枯槁時來展材力先後無醜好但訝鹿皮

翁忘機對芳草鶴曰按史乾元二年春旱故有甘澤不在早之句而因以興衡

門之七也洙曰列仙傳鹿皮翁菑川人少為府小吏機巧舉手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

至乃白府君請木公斤斧作轉輪懸閣數十日梯道四門成上其巔作茅舍留止食芝草飲神

水百餘年下賣藥於世

天末懷李白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鴈幾時到江湖秋

水多

四句自不可讀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

不謂魑魅喜人

尉其寂寞乃魑猶能知此人之來以為喜則朝廷之士不如魑魅亦多矣觀上憎字便見作者

之意

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希曰陸士衡詩借問欲何為涼

風起天末楚屈原自沉汨羅而死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五

